

向文化要发展

西盟佤族经济文化现象透析

谢伟 刘军 梁荔 韩军学 著



Exploiting
the Cultural
Resources

Studies of the
Economy and
Culture of the
Ximeng *Wa*
Ethnic People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向文化要发展

西盟佤族经济文化现象透析

谢伟 刘军 梁荔 韩军学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向文化要发展：西盟佤族经济文化现象透析/谢伟，
刘军著. -昆明：云南民族出版社，2006.12
ISBN 7-5367-3689-4

I. 向... II. ①谢... ②刘... III. 民族地区-经济发展-
研究-西盟佤族自治县 IV. F127.7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159372号

责任编辑：沙明宝

封面设计：贺 涛

版式设计：一 砥

责任校对：岳明芬

英文书名：骆 洪

向文化要发展

西盟佤族经济文化现象透析

谢 伟 刘 军 梁 荔 韩军学 著

出版发行：云南民族出版社

制版印刷：云南东陆福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50×1168mm 1/16

印 张：11.25

字 数：140千

版 次：2006年12月第1版

印 次：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-1500

ISBN 7-5367-3689-4/G · 803

定 价：58.00元

课题组的刘军是我的学生,要我为他们的《向文化要发展:西盟佤族经济文化现象透析》一书作序。读罢书稿,颇有感慨,受书稿启发,写就如下文字代序。

就自然条件、人文环境、发展境况而言,思茅市犹如云南的缩影,而西盟县的贫困则是思茅的典型。西盟全县处于整体贫困状态,每10个人中,有7个佤族,而每10个佤族人口中,有7个处于贫困之中。政府的扶贫面临两大难题,一方面,扶贫难度日增,资金供需矛盾加剧;另一方面,贫困主体自我发展能力不强的文化现象,进一步促使扶贫投入产出失衡,往往存在着“十分投入却只有一分回报”的现象。

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并不是新发现,人们早有“扶贫先扶志”、“治穷先治愚”的认识和实践。该项研究成果的可贵之处在于,通过回顾西盟佤族自治县50年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历程,特别是通过划分佤族的传统文化和现行文化,把对问题的认识引向了深入。他们认为,“西盟佤族现行文化制约发展的问题,主要是三大类问题交织在一起。其一,由于时代发展的张力,造成民族现行文化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断裂。其二,社会结构、文化结构相对封闭和单质,使其缺乏对外交流、补足断层的机会,能力发展不足,文化自觉的良性机制难以形成。其三,制度安排的原因,社会孤岛与文化孤岛长期没有打开。”事实上,其中包含着更多更深的问题,包含着传统价值观与当代价值观的冲突、保护文化多样性与加速现代化进程之间的理论矛盾等。此外,还包含着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,政府对于西盟这样的“少边穷”地区的文化供给不足,亦即政策与制度安排方面的问题。

该项研究指出,作为“直过民族地区”,西盟50年来文化建设总体不足,至今没有完全打破文化孤岛的限制。一是对文化供给的重视长期让位于对政治或经济的重视。二是文化本身的发展很不协调:文化建设整体上具有自上而下倾向,民间日常文化生活贫乏;重视学校教育,轻视社会教育;重视基础教育,轻视成人教育,导致现今的建设主体——成年农民接受现代科技文化比较缓慢;重视物质形态的硬件建设,轻视相关文化活动

的组织，人民群众所需的文化内容没有得到有效供给。因此，本来就因历史与客观因素的限制而发展缓慢的“少边穷”地区，更因文化建设的不足使其脱贫致富、走向现代化的步伐更为艰难。当前西盟发展中，“木桶中最短的那一块”就是文化发展的严重不足。课题组认为，要加快西盟佤族脱贫致富的步伐，必须实行文化先行战略，把全面推进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当做重中之重，切实注意投资于人，投资于文化，补足最短的木块，这应是西盟经济社会发展的突破口。应该说课题组得出结论是合乎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，其认识已超越了“扶贫扶志”、“治贫治愚”的范围而上升到了战略思想的高度。“文化先行”的战略与我在一年多前提出的“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优先战略选择”的观点相互呼应，互为支持，不谋而合。

应该指出，是经济贫困导致文化贫困，还是文化贫困导致经济贫困，如同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关系一样，讨论可以无休无止。然而，我们对于发展的讨论并不在于本体论的意义，而在于最现实的制约因素。为此，我倒十分赞同“木桶”理论，应当抓住并全力解决的永远是“最短的那一块”。



序 言◇1

引 子◇1

第一编 民族文化——发展中难以回避的问题◇2

第一章 形势逼人——思茅市与西盟县的贫困状况◇3

一、思茅市的扶贫难题◇3

二、西盟县的贫困现状◇7

第二章 “二元相悖”——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与经济◇15

一、西盟县扶贫中尴尬的“笑话”◇15

二、一个共性问题◇20

三、西盟县冬农开发的一个实例◇24

第二编 传统文化与现行文化——西盟佤族50年经济文化考察◇28

第一章 刀耕火种——佤族传统农耕与生活◇29

一、关于佤族传统文化与现行文化的划分◇29

二、生存环境◇33

三、生产状况◇35

四、生活状况◇37

第二章 “阿佤理”——传统社会关系与传统文化◇41

一、“阿佤理”与佤族传统社会关系◇41

二、部落联盟—姓氏家族—家庭◇43

三、姓氏与姓氏家族◇44

四、家庭◇45

五、“窝郎”、“巴猜”、头人◇46

六、宗教信仰◇48

第三章 民族特点——佤族传统文化的几个突出特征◇50

一、内聚型文化特征◇50

二、伦理型文化特征◇51

三、自给自足型和及时消费型文化特征◇51

四、文化变迁中的新因素◇52

第四章 过渡后的变化——佤族现行文化的形成◇57

一、生存环境方面的变化◇57

二、生产方面的变化◇58

三、生活方面的变化◇61

四、教科文卫方面的变化◇65

五、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变化◇68

六、思想观念方面的变化◇69

第三编 文化到底怎么了——佤族现行文化与发展间的不适◇72

第一章 经济转型的痛苦——农业文化产生断层◇73

一、农业的问题：目标预期低，缺乏规范意识◇73

二、经济项目中的问题——有本钱就行◇79

三、商贸问题：羞于买卖◇81





四、外出打工问题：搬回来的东西少◇82

第二章 文化孤岛与贫困文化◇84

一、文化孤岛◇84

二、贫困文化与眼界◇89

三、“等靠要”与行政行为◇96

第三章 两极分化——新老文化间的断裂◇102

一、传统习俗顶用◇102

二、传统价值观的延续◇106

三、再说习俗◇109

第四章 一块球场和一张报纸——文化意味着什么？◇112

一、文化是技艺、规则、意义的复合体◇112

二、用技艺、规则、意义的眼光看文化变迁◇117

第五章 初中问题——面向未来的一个隐患◇119

一、从一封来信说起◇119

二、问题的成因◇121

第四编 向文化要发展——思考与对策◇126

第一章 文化与发展——相关理论问题◇127

一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、实施文化先行发展战略◇127

二、经济决定论与文化先行论◇131

三、市场经济与伦理经济◇132

四、文化支撑与文化提升◇135

五、文化与发展◇136

第二章 全面推进少数民族农村文化建设——问题与对策的基本框架◇141

一、基本症结与总体对策◇141

二、叫停两句口号◇144

第三章 眼光放低——重建民间乡村文化生活◇147

一、从内部打开孤岛，重建朝气蓬勃的民间文化生活◇147

二、在村寨文化建设中促进价值观的整合◇152

第四章 突破教育瓶颈——成人教育与初中教育◇157

一、大力推进农民职业教育◇157

二、让初中教育读得起，用得上◇159

第五章 逐步推行“有条件扶贫”——在锻炼中重塑主体◇161

一、逐步放手，给予锻炼机会◇161

二、加强政府自身建设，提高服务水平◇165

三、积极引导、鼓励企业就项目开展的培训◇167

第六章 保护民族文化——走特色发展之路◇170

一、对于保护的理解◇170

二、把民族性转化为地区发展优势，走特色发展道路◇172

致谢◇175

几乎在所有关于扶贫的讨论中,都会看到两句口号:“扶贫先扶志”、“治穷先治愚”。这几乎成了贫困主体的文化因素制约脱贫步伐、影响发展速度的典型表述。即使没有这样的口号,至少也能找到这样的字句:贫困劳动者“文化素质低”,“生产劳动技能差”,“思想观念陈旧保守”,“等、靠、要思想严重”……而且,这一问题似乎在边疆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表现尤为突出,少数民族文化状况与贫困之间,看起来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。

西盟县的一位佤族乡干部,被问及多年的佤山扶贫工作中最头疼的问题时,他不假思索就答到:“最难的就是每天都要教育、引导他们过好日子!”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贫困的佤族农民真的不想过好日子,而是说,他们在扶贫中的表现,没有表明他们天天都想着过好日子,没有天天想办法过上好日子,恨铁不成钢。西盟县农业局一位干部的话说得更形象:“背你是要你搂,拉你是要你走,这里却常常是你背他不搂,你拉他不走,还要倒给实惠才行。”

某种程度上,这两句口号代表着我们对少数民族贫困主体文化现状的一种共识。那么,少数民族贫困主体的文化现状到底如何?又怎样制约了脱贫致富?为什么会这样?20多年的扶贫,几十年的教育、发展,为什么还会留下这样的问题?我们必须找到症结究竟在哪里,否则,我们今后还将继续面对这些问题。

与此相对照的,是在全球化和一体化背景下,被引用频率越来越高的一句话:“越是民族的,就越是世界的。”此话通常与“保护民族文化”一起出现。显然,这里又存在另一个问题:在需要加以改善的“愚昧”“志短”的民族文化、与需要保护和弘扬的“世界级”的民族文化这两极之间,很难直接划上等号,如果说这意味着民族文化中既有“愚昧”的,又有该保护的,那么,哪些该保护,哪些又该改变呢?

针对上述问题,2005年初,我们组成了云南省思茅市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问题调查组,进行了为期一年半的调研,力图反映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发展过程中文化因素的作用和成因,并提出对策思考。课题组重点选择了贫困问题最严重,经济社会形态、文化形态、文化变迁几方面都比较典型的西盟佤族自治县,并以该县的主体世居民族佤族为主要对象,同时比照墨江县的哈尼族,西盟县、澜沧县的拉祜族等其他民族。一年多里,在思茅市委、市政府、西盟县委、县政府、澜沧县委的大力协助下,课题组多次到有关县乡(镇)特别是西盟县的岳宋乡、翁嘎科乡、中课乡、力所乡、原莫窝乡以及澜沧县东回乡等地进行了田野调查,先后多次走访20余个村寨,期间还实施了为期一个月的问卷调查,在以往有关研究的基础上,最终形成了本调查报告。

“如果民族地区不现代化，少数民族前途是不堪设想的”。

——费孝通，引自《志在富民》



西盟县翁嘎科乡佤族妇女。

第一编 民族文化—— 发展中难以回避的问题

第一章

形势逼人——思茅市与西盟县的贫困状况

一、思茅市的扶贫难题

思茅市是云南省国土面积最大的地级市。思茅地处云贵高原与东南亚中南半岛过渡地带，北回归线横穿其间。国土面积4.5万平方千米，山区面积占98.3%。2004年，全市总人口253万人，少数民族人口占60%，居住着汉、哈尼、拉祜、彝、佤、傣等14种世居民族。无论是其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，丰富多彩的社会人文资源，还是相对滞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，以及面大且程度深的贫困现状，思茅都堪称云南的典型代表。

地处边疆，少数民族占人口多数的思茅，经济底子整体上比较薄弱，从表1可以看出其经济发展不仅远远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，即便与云南全省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。

该数据由思茅市委提供。

表1 2005年思茅市经济发展指标与全国、云南省平均水平的差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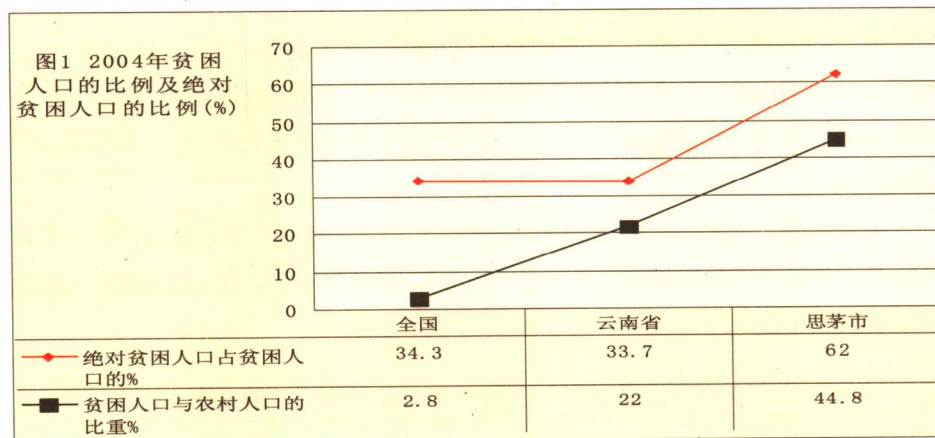
地 区	全 国	全 省	思茅市	与全国/全省的差距			
				绝对差距（元）		是全国/全省的%	
				全国	全省	全国	全省
人均GDP（元）	14 040	7 833	4 167	9 873	3 666	29.8	53.2
人均地方财政收入（元）	1 158	705	244	914	461	21.1	34.6
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（元）	10 493	9 266	7 440	3 053	1 826	70.1	80.1
农民人均纯收入（元）	3 255	2 042	1 553	1 702	489	47.7	76.7

思茅地方财政收入低,经济总量小,制约着自身对该地区反贫困与发展的投入和支撑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低,农村的状况最为严重,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8%,全省平均水平的76%。

思茅市的贫困问题与其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是相吻合的。2004年,思茅市贫困人口100万人,占全市农村总人口的44.8%,其中,绝对贫困人口62万人,低收入人口38万人。有8.6万农户居住在茅草房、权权房,8万人居住在丧失基本生存条件的地方。

表2 思茅市贫困面

地区水平	全国 (万人)	云南省 (万人)	思茅市 (万人)	思茅市占全国、全省的%	
				全国	全省
低收入贫困人口 (625~865元)	4 990	515.4	38	0.76	7.37
绝对贫困人口 (625元以下)	2 610	262.3	62	2.37	23.6
年末贫困人口 (万人)	7 600	777.7	100	1.32	12.8



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表明贫困面的广度。思茅市比全国高42个百分点,比全省高22.8个百分点。

绝对贫困人口占贫困人口的比例表明贫困的深度。从这一点看,云南省的贫困深度与全国水平相当,均在33%~34%之间,但是思茅市的情况则不同,贫困程度相当深,达到了62%,比全国高27.7个百分点,比全省高出28.3个百分点。



佤族的贮粮竹筒。
摄于2004年。

思茅下辖9县1区，9个县均为少数民族自治县，其中8个县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工作贫困县。其中，西盟佤族自治县是贫困面最大、贫困程度最深的县之一。参见表3。

该数据由思茅市委
市办公室提供

表3 2005年思茅市9县1区贫困人口分布状况

县/区	翠云	景东	镇沅	墨江	澜沧	孟连	西盟	江城	普洱	景谷	全市
总人口(万人)	25.45	37.77	21.36	37.78	49.72	13.29	9.18	11.76	19.37	30.88	256.56
贫困人口(万人)	3.35	15.94	14.18	18.81	22.24	2.85	4.65	4.52	6.35	7.16	100.05
低收入贫困人口	1.49	9.5	4.87	9.26	5.14	1.29	1.05	1.67	3.47	3.66	41.4
绝对贫困人口	1.86	6.44	9.31	9.55	17.1	1.56	3.6	2.85	2.88	3.5	58.65
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%	13.16	42.20	66.39	49.79	44.73	21.44	50.65	38.44	32.78	23.19	39.00
低收入贫困人口占贫困人口%	44.48	59.60	34.34	49.23	23.11	45.26	22.58	36.95	54.65	51.12	41.38
绝对贫困占贫困人口%	55.52	40.40	65.66	50.77	76.89	54.74	77.42	63.05	45.35	48.88	58.62

思茅市的大规模扶贫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，当时全市贫困人口数达180万人，佤族和拉祜族几乎处于整体贫困状态。自1984年到2004年，20年间累计投入扶贫资金约45亿元，脱贫人口累计达198万人。投入力度最大的是最近十年，即从1994年到2004年的10年间达37.39亿元。思茅市的扶贫主要包括3个阶段：(1)初期阶段(1984~1993年)，该阶段的贫困人口基数180万人，累计投入扶贫资金37 880.57万元，平均每年投入3 788万元。截止1993年底，累计脱贫人口78.71万人，剩余贫困人口101.29万人。(2)“八七”扶贫攻坚阶段(1994~2000年)，累计投入扶贫资金251 700万元，平均每年投入35 957万元，人均投入量明显增加。这一阶段贫困人口基数从101.29万人下降到28.82万人，脱贫人口达78.27万人。(3)2001~2004年，累计投入扶贫资金161 469.3万元，年均投入40 367.33万元，这一阶段的贫困人口基数从140万人下降到100万人，脱贫人口40万人。

2004年思茅市、澜沧县“新时期农村贫困人口现状及标准问题”调研小组：《新时期思茅市农村贫困人口现状及标准问题研究报告》，第9页。

尽管思茅市20年间脱贫人口累计达198万人,但是由于国家贫困标准的调整,以及贫困积淀太深,很多地区基础条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,部分脱贫人口因为各种原因返贫等因素,造成事实上20年来的贫困人口基数变化不大的现象。在上述因素里,以调整贫困标准带来的影响最大。我国于1984年提出绝对贫困标准是人均纯收入120元。1985年改成农村户人均口粮200千克、户人均纯收入206元作为贫困线。1988年采用人均纯收入与基本生存费用相比较的办法,依据维持生存最低热量2400大卡的标准进行测算,得出人均纯收入为260元的绝对贫困线。1994年国家实施“八七”扶贫攻坚计划时,划定绝对贫困线为人均纯收入440元。2000年提高到560元、2001年625元。按照2001年625元的新贫困标准,思茅市当年贫困人口基数确定为140万人。



树皮桶。摄于2006年。

由于多方面原因,思茅市扶贫各阶段的投入与脱贫效果比是不一样的,在初期大规模扶贫阶段,思茅市每脱贫1个贫困人口平均所需扶贫投入是该阶段中的最初贫困标准的233%;在扶贫攻坚阶段,每脱贫1个贫困人口平均所需扶贫投入是该阶段中的最初贫困标准的730.9%;在新时期的扶贫开发阶段,每使1个贫困人口脱贫平均所需扶贫投入是该阶段中最初贫困标准的549.6%。详见表4。

表4 思茅市各阶段扶贫投入与脱贫产出对比

阶 段	1984~1993年	1994~2000年	2001~2004年
扶贫投入资金(万元)	37880.57	251700	161469.3
脱贫人口(万人)	78.71	78.27	47
每脱贫1个贫困人口 平均所需扶贫投入(元)	481	3216	3435
各阶段的最初绝对贫困 标准(元)	206	440	625
各阶段每脱贫1个贫困人口 平均所需扶贫投入是该阶段中的 最初绝对贫困标准的百分比	233%	730.9%	549.6%

就目前情况看,思茅市的扶贫任务异常艰巨。扶贫难度日增,稳定脱贫艰难,返贫率居高不下,几大难题汇聚致使脱贫与发展形势非常严重,突出表现为资金缺口极大,投入供需矛盾日剧。一般来说,剩余贫困人口所处环境的条件更差,如自然条件比较恶劣,社会发育程度更低,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更弱等等。因此,扶贫成本、资金需求大大高于以往也高于国家一般计算水平。即使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计算,当前解决一个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需要投入1万元,帮助一个基本解决温饱的人口脱贫致富需要8 000元,按此标准来看,思茅每年要解决17万贫困人口,至少需要约17亿元,其中西盟县要实现5万多贫困人口的脱贫就需要5个多亿。而思茅全市地方财政收入仅有5.4亿元。西盟县仅567万元,仅够发几个月工资之用,近年主要依靠财政转移支付来维系全县运转,而该县的翁嘎科乡,2004年地方财政收入15万元,欠债140多万。尽管国家、云南省、社会各界都一直给予了很大的扶持帮助,但是,目前的扶贫投入特别是资金投入的供需形势,依旧如同杯水车薪。

在这种情形下,如何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调动起、发挥好广大贫困主体的能动性,培育起自我发展能力,使有限的资金产生出更长久的扶贫成效,不仅是长期以来困扰扶贫工作的重点与难点之一,而且在当前的扶贫形势下更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。而这也是他们今后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轨道的关键所在。

二、西盟县的贫困现状

“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,关键是要抓好今后5年的工作,努力实现有饭(肉)吃,有房住,有衣被,有水喝,有电用,有学上,有病能就医的七有目标”。——2003年2月24日,中共西盟佤族自治县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作出如上决定。这个解决贫困问题的具体指标,被简称为“七有”目标。这个目标,是实事求是的,在西盟,要实现这“七有”也并非易事。



温润的气候使西盟常常就藏在云海深处。摄于2006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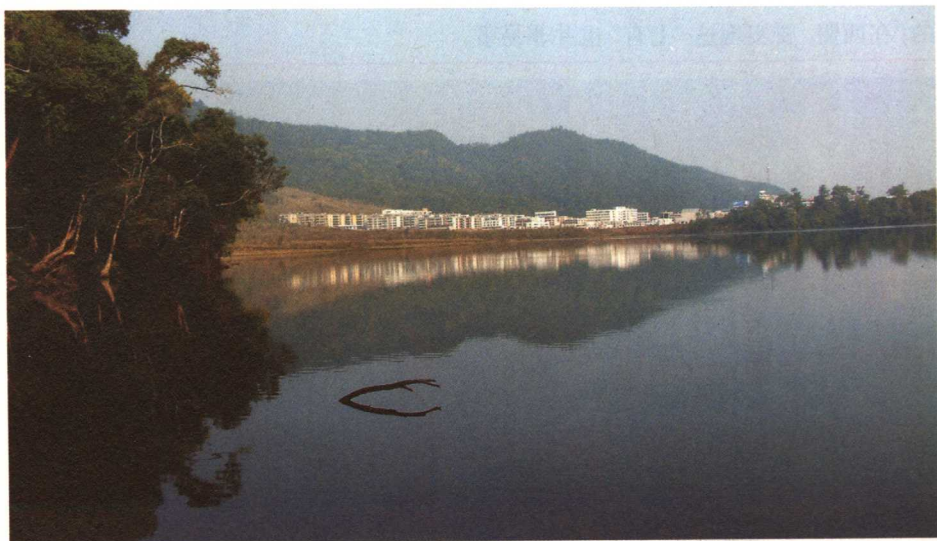
西盟是全国仅有的两个佤族自治县之一,也是著名的《阿佤人民唱新歌》的原生地。全县辖6乡2镇36个村委会366个村民小组,拥有佤族、拉祜族、傣族等25个民族。2004年末西盟县总人口84 240人,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4%。其中,佤族是主体民族,占总人口的72%。

西盟位于思茅市西部,地处北纬 $22^{\circ} 27' \sim 22^{\circ} 53'$,东经 $99^{\circ} 18' \sim 99^{\circ} 43'$,东西宽40千米,南北长60千米,全县国土面积1 353.57平方千米。全县仅新县城所在地勐梭镇有约3 000亩的冲积坝子,其余皆为山地。西盟东接澜沧拉祜族自治县,南与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相连,西北与西与缅甸接壤,国境线长89.33千米。距昆明675千米,距思茅市287千米。

西盟地处怒山余脉的阿佤山区腹地,属于中高山峡谷地带,其地貌可简括为“三山四河”。三山即西盟山山脉、拉斯龙山脉、盘龙山脉,由东北向西南展开开来,含大小山峰37座。最高海拔是中课的土克压山峰2 220米,最低是南康河附近,海拔590米,全县平均海拔1360米。县内有4条主要河流,也属怒江水系,加上发源于境外的南溪河,以及中缅界江南卡江,全县拥有大小河流水溪共计98条。

西盟的气候有三个特点:一是整体属亚热带气候,四季温差不大,气候温和湿润,平均日照5.8小时,平均温度 15.3°C ,年降雨量2 739毫米,位居全省首位,在全国也属多雨地区前列。二是干湿季分明,“夏雨冬干”。夏秋5~10月,受孟加拉湾西南暖干湿气候影响,年均降雨量723毫米,降雨占全年的90%,冬春11月至次年4月受偏西干暖气流控制,年均降雨量18毫米,降雨量占全年的10%。三是垂直差异比较大,分为海拔800米以下的亚热带湿润河谷地带,海拔800~1 500米的南亚热带湿润半山区,海拔1 500米以上的中亚热带湿润山区3种气候类型。

勐梭湖畔的西盟新县城。摄于2004年。



西盟的土壤适合水稻、旱谷、包谷、小麦等多种粮食作物,也适合花生、魔芋、烟草、茶叶、柑橘、香蕉、橡胶等经济作物生长。当地还盛产甜竹、苦竹、黄竹、龙竹等各种竹子。西盟的主要耕作区是海拔1 200米到1 500米的广大山区,主要是红壤。土层较厚,历史上由于山坡较陡,水土流失比较严重。传统种植旱谷、包谷、荞、小红米、各种豆类等。海拔800米以下,是砖红壤,土层深厚,质地粘重,勐梭镇附近的是冲积土,这些地方是西盟发展水稻、橡胶、热带经济作物的主要地区,主要是傣族在此耕作。海拔800米到1 200米为赤红壤,土层较厚,质地粘重,适合水稻、旱稻、甘蔗、包谷、水果、热带林木等生长。海拔1 500米到1 800米为黄壤,土层较厚,粒状,适合旱谷、包谷、油菜、茶叶等;海拔1800米以上为黄棕壤,适合小麦、旱谷、油菜、洋芋、茶叶等生长。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,海拔1800米以上基本上是荒草地。



尽管地处山区,很多佤族村寨的自然条件并不算特别恶劣。摄于2005年。

总体上看,西盟的自然条件不算太差,适宜当地丰富的植物种类的自然生长,这使佤族以前刀耕火种、轮歇抛荒的初级农耕生计方式得以实现。但是全县绝大部分农业生产分布在深山、陡坡区,给农业形态的跨越也就是固定农耕带来很大困难,根据1982年的土壤普查,西盟土地面积坡度在8度以下的仅占3.2%,8~15度的占19.88%,15~25度的占56.56%,25度以上的占20.34%^①,这造成了降雨丰沛却几乎无水可以灌溉的局面。因此,走固定耕地的路子,加强基本农田水利建设,是当地农业发展中最主要的任务之一。

西盟是典型的少数民族“直过区”之一,世居于此的佤族在新中国成立时,尚处于原始公社末期、奴隶社会初期,还沿袭着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和刻木记事、结

西盟佤族自治县志编撰委员会编:《西盟县志》,云南人民出版社,1997年,第41页。

西盟佤族自治县志编撰委员会编：《西盟县志》，云南人民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3页。

参见罗之基：《佤族社会历史与文化》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1995年。第七章。

绳记数、猎头头祭谷（鼓）等生活方式。1956年，西盟各族各界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《西盟直接过渡进入社会主义的决议》：“依靠贫困农民，团结一切劳动人民，团结、教育、改造一切与人民群众有联系的上层人士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帮助下，通过组织互助合作，发展生产，以及加强与生产有关方面的工作，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政治觉悟，改变不利于发展生产和不利于民族进步的落后因素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。”1957年自治县筹委会将全县划为7个区，建立了区人民政府和中共各区委员会，1958年，结束了猎头头祭谷的历史。不过，西盟的经济建设起步之晚，超出一般的估算。西盟建县于1965年，此前当地还依靠种植罂粟维持生活，1964年取缔罂粟以后，替代种植没有得到有效解决，吃、穿、住都靠政府救济。这一时期边境沿线匪患严重，党的边疆工作重点是“巩固国防、消除匪患”，长期处于进行敌对斗争、维护边疆团结稳定的复杂环境中，紧接着是“文革”的十年浩劫。20世纪70年代年代末，机关干部带领群众开始挖沟、造田，但是，在“政治边防”背景下，国家基本没有投入基本建设资金。全县的各项经济建设直到1985年以后才开始大规模着手进行，而此时的西盟仍然是一个典型的靠天吃饭的农业县，停留在自然经济状态，除了农业和规模不大的商业，基本没有固定产业，工业几乎是空白，全县36个村委会的群众基本属于贫困人口。西盟最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启动、大量的扶贫资金投入主要集中在90年代以后，特别是“八七”扶贫攻坚这段时期。

散落的佤族民居。
摄于2004年。



岳宋妇女。摄于2004年。